

純
常
子
枝
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萍鄉文廷式撰

西晉竺法護譯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弗袈裟問摩
登王頗學諸宿變乎答曰學之一曰名稱二曰長育三
曰鹿首四曰生膏五曰墻財六曰熾盛七曰不覲八曰
土地九曰前德十曰北德十一曰象十二曰彩畫十三
曰善元十四曰善格十五曰悅可十六曰尊長十七曰
根元十八曰前魚十九曰北魚二十曰無容二十一曰
耳聰二十二曰貪財二十三曰百毒二十四曰前賢迹
二十五曰北賢迹二十六曰流灌二十七曰馬師二十

八曰長息是爲二十八宿又曰名稱宿日生名聞遠達
長育宿日生則富難極鹿首宿日生慧鬪誶訟生背宿
日生多有飲食增財宿日生慧佃作犁種熾盛宿日生
奉護禁戒不覲宿生日放逸多欲土地宿日生得大豪
貴前德宿日生薄祿短命北德宿日生修齋戒護正法
象宿日生性慧盜竊彩畫宿日生慧自莊嚴伎樂歌舞
善元宿日生亦復薄命又工計校書善格宿日生身屬
縣官若作吏卒悅可宿日生慧販賣求利尊長宿日生
亦短命少財業根元宿日生多子生名德遠聞前魚宿
日生樂在閑居獨行獲定北魚宿日生工便乘騎通利

五兵無容宿日生幼有名稱猛勇難及耳聰宿日生爲
國王家所恭敬貪財宿日生剛強難化不知羞慚百毒
宿日生慧行醫藥符呪之術若幻盡道前賢迹宿日生
慧作賊魁劫掠無辜北賢迹宿日生慧伎樂工五音流
灌宿日生多作船師馬師宿日生常樂牧馬長息宿日
生慧作屠魁按此以星推命之始

宋施護譯十二緣生祥瑞經以正月一日爲名色支二
月一日爲六入支三月一日爲觸支四月一日爲受支
五月一日爲愛支六月一日爲取支七月一日爲有支
八月一日爲生支九月一日爲老死支十月一日爲無

明支十一月一日爲行支十二月一日爲識支十二支

從寶沙

十 磨洗 月

始卽從無明支起逆推驗人生於某

月某日某年有難富貴貧賤壽當若干此推年命中之
別一術疑婆羅門之舊法也又云十二緣生謂從無明
乃至老死月日分位次第羅列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
雞犬豕十二相狀本形輪轉然則世所傳十二屬雖本
星象亦出釋家矣梅定九曆學答問云以星推命不知
始于何時呂才闢祿命只及干支韓潮州始有我生之
辰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徵之亦在九執以後耳每見推
五星者率用溪口曆則於七政躔度疏遠若依新法則

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柄鑿之不相入安望其術之能精乎欲求變通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雖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庶可通矣

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云大集經虛空目分淨目品第五說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其山有三窟有一毒蛇住第一窟一馬住第二窟一羊住第三窟南海中有玻璃山亦有三窟有一獼猴住第一窟一雞住第二窟一犬住第三窟西海中有銀山又有三窟有一豬住第一窟一鼠住第二窟一牛住第三窟北俱盧州海中有金山有三窟一獅子住第一窟一兔住第二窟一龍住第三

窟七佛所說神呪經十二獸名體與支那全同此經有獅子而無虎故是傳文之異耳

梁元帝金樓子卷六云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應聲此出漢安世高譯阿難問事經經云禍福由人如影追形響之應聲

曹子桓雜詩不知何指也其詞云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殆作於征吳之時乎王者以四海爲家乃言客子畏人知長江天塹之歎其神茶氣懾久矣

焦弱侯老子翼引老君寶錄云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妻本齊武平

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按古塚雖開何由知爲
項羽之妾此之附會尤異竹書然美人虞有五言之詩
此妾復弄伯陽之作重瞳霸氣猶未寂寥拔山一歌正
未必史遷點染耳

大般涅槃經長壽品云譬如國王髻中明珠付與籤臣
藏臣得已頂戴恭敬增加守護如來性起品云汝當如
是受持頂戴清制頂戴二字蓋取此義其以珠作頂惟
皇帝冠飾用之

國朝制度凡賞某品頂戴者皆當作頂帶今則概作頂
戴蓋軍機大臣述旨時或有誤書者矣惟大學士徐

桐門封猶作頭品頂帶字

涅槃經四相品佛言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是
佛住世時諸弟子未嘗斷肉至涅槃日感迦葉言始悉
令禁斷也

迦葉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
肉佛言是三淨淨肉隨事漸制是也

又云我又示現塚間作大鳥身為欲度彼諸鳥鷲故此
文先言鳥後言鷲實依天竺文義迦葉菩薩品云須名
無漏陀洹名修習修習無漏故名須陀洹文法亦倒與
中國異今西方諸國稱物名皆先言族類與天竺同
又云解脫者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為無上上
按此即地圓之理

邪正品牀敷臥具敷後世作鋪古無輕脣音敷固與鋪
一音也金剛般若經敷座而坐敷亦鋪字

如來性起品云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
水味同於乳按海水有上妙味此必當時泛海者所說
今當問之西人者也又云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
百千由旬遠望大舶樓櫓堂閣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
是樓櫓蓋是時海舟已有甚大者矣

月喻品云如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此月性實無沒
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
此則月繞地球之理

嬰兒行品云如來說於大字所謂唵唵者有爲寔者
無爲按唵字字書不載

大般涅槃經菩薩品云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悉能破壞
一切之物唯除龜甲及白羊角按白羊角蓋卽羚羊角
若金剛不能破龜甲則他書所未聞

聖行品云彗星出現天下一切人民饑饉病瘦嬰諸苦
惱西人天文啟蒙云耶蘇前九百七十五年時埃及人
與古實人見彗星顯於天國中遭災異時國王名帶分
卽以帶分名其彗星按耶蘇之生約後於釋迦六百年
則此事在佛前三四百年許埃及之風與印度相同如

此蓋其政教固有相孺染者矣

梵行品迦葉言何如來昔爲國王行菩薩道時斷絕爾

所按所猶婆羅門命佛告迦葉菩薩摩訶薩乃至蠃子

尙不故殺况婆羅門菩薩常作種種方便施惠眾生無

量壽命按佛未爲國王迦葉所難自是夙命之事然印

度之教釋氏與婆羅門互爲勝負其來遠矣後文云婆羅門命終

後入地獄卽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爲國主所殺而來生此然則大乘經典如來爲國王時已

出世

又云又復天者爲日日有光明故名日爲天按此當是

婆羅門義是祭日者卽以日爲天也

又云拘談彌國有二弟子云云

文多不錄

爾時波旬悉燒一

切經典其中或有遺餘諸婆羅門卽其偷取處處采捨安置已典以是義故諸小菩薩佛未出時率其信受婆羅門語諸婆羅門雖說我有齋戒而諸外道真實無也諸外道等雖復說言有樂我淨而實不解樂我淨義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說言我典有如是義此段雖出懸記疑佛徒於維樓勒王滅佛法後鄭重錄之耳然則今印度之婆羅門教亦頗參佛法矣

又云日雖不吉當復占星若是火星奎星昂星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如是星時病亦難治按此等占驗當出婆

羅門書隋書經籍志有竭伽仙人及海中仙人占書必有其說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天文家所未載不知當中國何星也又穆尼閣天步真原以火星爲凶星與此文同當然印度舊說

下文云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日吉星故知此是婆羅門法

高貴德王菩薩品云光明者卽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之道竊謂此三乘密語也

又云如婆羅門值穀踊貴爲壽命故食啖狗肉又云如

婆羅門性不受牛肉據此則婆羅門教禁食牛犬

又卷二十

四云菩薩受持禁戒乃至不受狗戒雞戒牛戒雉戒此等戒疑皆出婆羅門迦葉菩薩品云

身口意戒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惡戒是人深信是

二種戒俱有善果是名戒不具足蓋身口意戒者佛法也牛戒狗戒者婆羅門法也佛住世時未盡勅弟子斷肉也

又云如來非天然諸眾生亦復稱佛爲天中天按西人亦以非天議佛是經已先言之特佛所證者尙非淨天義天况於世閒天與生天也

又云如來出在東天竺地住舍婆城或王舍城按此尤足證佛生錫蘭之妄說

又云我今名爲眞婆羅門婆羅門者名修淨行

又云毗舍佉者卽是星名此亦不知當中國何星

又云如優陀延山日從中出卷二又云如閻浮提日入十四之時眾生不見以黑山障故卷二按此二文皆不言須彌與他經異

又云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不成酪以一滌頗求樹汁投之卽便成酪頗求樹俟攷

師子吼菩薩品云譬如胡瓜名爲熱病何以故能爲熱病作因緣故按胡瓜疑卽中國之辣椒

又云眾生悉皆有心想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卽心卽佛禪家大旨此經此言最爲顯淺矣

又云首楞者名一切事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
固名首楞嚴今人於首楞嚴經但稱楞嚴於義似誤

又云甘蔗因緣故生石蜜黑蜜按石蜜黑蜜蓋卽今白

糖黑糖

又云石蜜治
熱黑蜜治冷

又云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樹林草木按此言
樹木之長由於日月之光與近世談植物學者相合至
於光念念滅尤爲如實而知者矣

又云六師唱言諸婆羅門經年積歲修習苦行護持禁
戒尙言未有眞實知見何況瞿曇年少學淺不修苦行
云何而有眞實知見蓋佛初設教時如不禁肉食之類

尚寬於婆羅門後世釋家偏重苦行持戒亦兼采婆羅門之舊學也

又云如紅婆蟲樂紅婆樹按紅婆蟲疑是野蠶

又云劫初之時一切眾生皆悉化生

迦葉菩薩品云佛言我久知善星比丘當斷善根猶故共住滿二十年畜養其行我若遠弃不近左右是人當教無量眾生造作惡業按提婆達兜佛之親屬善星比丘佛之弟子一則已獲神足見增一阿含經一則曾證四禪而公作闍提撥無因果此知性惡之輩要不全無而少正之誅聖門之所宜不恕也

又云卷三譬如孔雀聞雷震聲而便得身又如青雀飲
雄雀淚而便得身如命鳥見雄者舞卽便得身按此
皆妊身之異孔雀聞雷震有聲中土書所未見師子吼
菩薩品云施婆羅比丘優婆施羅比丘彌迦羅長者母
尼拘陀長者母半闍羅長者母各五百子同於卵生當
知人中則有卵生如今所說菴羅樹女迦不多樹女當
知人中則有濕生此又人中受生之異天竺固多異聞
惜未得譯婆羅門教書而盡讀之也

又云如尸利沙果先無形質見昴星時果則出生足長

五寸

又云卷三十二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又云是無漏道煖者卽是十六行也火者卽是須陀洹果煙者卽是修道斷結又云得煖法人一十三種欲界十種按此言煖法從觀不淨數等法次第得之惜智顛禪波羅蜜中未爲解釋道家取之則以爲煉丹事矣

橋陳如品阿闍世王言如其鬼病家兒者婆善能去之家兒二字見此

又云婆羅門闍提首那言我亦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卽我身是也是義云何據此則佛之名稱本婆羅門書所

有特釋迦未生時無人敢承當此號耳

又云諸婆羅門爲清淨身殺羊祀祠據此則婆羅門不

戒羊

又云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緣作漿作蜜石蜜酒苦酒
等是蔗亦可作酒

中國文字下行阿刺伯書左行印度暨西洋各國書右
行然中國每字成文雖舊習直下而令左行右行書之
使通人讀之自能解也惟直行之氣長故中國文字五
千年不變橫行之氣博故西洋文字七萬里可通鄭漁
仲通志六書略論便從云人之體理從故文字便從不

便衡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爲字，則必從故。三必從而後能成水，三必從而後能成火，三必從而後能成《》。余謂此既有文字之後，取其點畫茂美耳。若庖犧畫卦之時，則八卦非旁行不能盡錯綜變化之妙，實足爲中國文字不必直行之證。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旁行之義也。周表已旁行，那是中國文字古來已用旁行矣。

漢魏人多言黃老，或言老莊，皆不及列子。列子出於東晉，殆僞書也。錢辛楣已疑其參入輪迴之說，且其文義不類周秦。日本伊藤長胤《東涯漫筆》云：列子之名始見

於莊子稱其御風蓋高于莊子一等矣想非著書之人
今觀其書冗雜膚淺掇拾他書殆不類先秦書何足望
老子云云又云西方有化人一節分明說佛其論理自
佛氏出者居多先儒朱子及郝京山皆既辨之郝京山
時習新知曰列子之書殆見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
如周穆王仲尼等篇渾是佛旨雖不用其語渾襲其意
可謂卓見矣余謂西晉之亂典籍淪亡作偽之徒乘虛
而入故張霸百兩不行於漢世而枚頤古文乃盛於南
朝略錄既亡而玄言彌暢中國秦漢以來學術至此亦
一大轉關也聚斂以成文子影射而作家語蓋皆在斯

時矣

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康成釋廢疾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案此卽近人素王改制之說所自出臧鏞堂拜經日記云尙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句注公羊以爲春秋制句文王指孔子耳

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以上皆王注

案釋文序錄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

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

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丘爲制法之

王與黃韻黑綠不代蒼黃禮記正義中庸引援神契是文同代舊誤伐今據訂正

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余按文選司馬相如論

巴蜀檄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孔子自衛反魯制春秋之義著素

王之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文選曹摅思友人詩注

公羊成十年齊人來媵何休注曰唯天子

娶十二女徐彥解曰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非古禮也

文選卷四十三注引論語讖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注

按論語有素王受命讖此條當出是書

又魏武帝短歌行注

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河授圖天下歸心公羊獲麟疏引

春秋說云丘以匹夫徒步制正法公羊序疏引春秋說

題辭孔子曰丘作春秋以改亂制董仲舒對賢良策云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又曰春

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禮記儒

行正義曰孔子爲制法之主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

尋常同也此皆改制之說然漢人之義則以孔子改制爲漢先命班孟堅與諸儒撰白虎通而其典引一篇實

用斯義續漢祭祀志引孝經鉤命決云子誰行赤制通

制作劉用帝三建孝九會備專茲竭行封岱青河洛命后

御覽八百八十九引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

赤煙起云云麟蒙其耳吐書三卷以上御覽所引其言赤劉當

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與立數語見孫制命帝卯金設古微書

後漢書鄧曄傳春秋感精符曰墨孔生爲赤制公羊序

疏引春秋說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

漢帝制法陳序圖錄又曰丘水精制法爲赤制功藝文

類聚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

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

赤制亦見御覽班孟堅幽通賦云素文信而底麟兮漢

賓祚于異代應劭引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

素王授當興也典引李善注引春秋孔演圖曰立丘制

命帝卯行後漢書公孫述傳引尙書考靈曜云孔子爲

赤制故作春秋魯相史晨祀孔子奏引考靈曜云丘生

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

修定禮義御覽八十七亦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

孔符注曰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劉所

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

圖書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

十一

之法以俟後聖何注曰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蓋漢自以爲承堯之後而儒術
上述堯舜尙書獨載堯以來故中候以卯金爲復堯之
常而漢儒以孔子爲爲漢制作二說實相比附不可離
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剃字韻下有元人
淨髮須知二卷乃雜匠書也有帝王剃髮及各色人剃
髮祝祠鄙俚可笑惟中有大元新話云按大元體例世
圖改變別有數名還有一答頭二答頭三答頭一字額
大開門花鉢蕉大圓額小圓額銀錠打索縮角兒打瓣
縮角兒三川鉢浪七川鉢浪川著練縋兒云云蓋元時

薙髮與今制異今時幼孩初留髮時亦有各種不同至成丁後則皆薙前半髮留後半髮日本人以爲一半類僧理或然耶法苑珠林卷十鬚髮部引佛本行經云須曼那華化作淨髮人是淨髮二字所本又元至元二年敕修百丈清規卷五云選日既定則隔宿剃頭頂心留髮注云名曰周羅梵語周羅此云小結也余謂花鉢蕉蓋卽小結之類

孟子許行爲神農之言卽農家之學也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然漢志所錄者九家

今可略見者神農野老汜勝之蔡癸四家實無諄序之
言班生云云蓋卽本孟子立說惟論語樊遲請學稼圃
而孔子以小人斥之且申之以上好禮好義好信而民
襁負而至焉用稼爲蓋當時必以不耕不織責之於士
素餐之義詩人媿之而君民同等卽出於農家之志與
三代以來君主之政截然異趨秦漢尤尊君卑臣故農
家古說在所必黜矣班志列諸雜家之後小說之前職
是故歟

韓非子說疑篇云燕君子噲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苦身
以養民按戰國之君媿文侯爲儒家韓昭侯爲法家子

噲蓋真行農家之說者其讓國於子之亦略近君民同等之意也

古欲齊君民之等者出於農家今欲均貧富之等者出於工家蓋民勞則善心生勞而不已則悖心亦起也故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

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

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志又言黃支多異物自武帝
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異物
蠻夷賈船轉送政之亦利交易按此當係記其往來之
路蓋由都元邑盧沒往由皮宗回也於時漢使所齎者
黃金雜繒則彼國所重者在此特未知已程不國當今
何地耳以音求之當與岌朴爲對音卽後世所謂鶴島
也未敢質言姑存此以備攷

西游記蒙古目漢人有桃花石之稱余嘗疑爲唐兀惕
之轉而未有以證也近譯西人交涉紀事本末云有希
臘國人名條非辣脫者曾講中亞細亞洲內地通商之

事並言該處有一種土耳其人甚爲驍健其名爲叨伽
司殊不知卽中國人也其所以名爲叨伽司者大約從
希音譯唐字之誤維時正唐室開國之初也按叨伽司
與桃花石音極相近叨伽司爲唐室之轉音桃花石又
由叨伽司而再轉可無疑義希人稱中國爲突厥卽土
亦由近時歐人謂中國爲蒙古種皆舉其先通者而言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王曰聞彼征服大賀氏
然否自注云多桑書字音如曰唐喀氏義不可解其所
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記有謂漢人爲桃花石
一語循是以求乃悟卽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稱中國

爲契丹今俄羅斯人尙然余謂蒙古及俄羅斯稱中國
爲契丹蓋先通遼之故事理所有必謂其因此稱中國
爲大賀氏則事理所必無試問中西各書稱金人有不
曰女直而曰完顏者乎稱元人有不曰蒙古而曰卻特
者乎西人重部族不重氏族卽其稱契丹亦斷不曰大
賀氏可知且大賀氏絕於實古後之有遼者耶律氏也
文卿之言近於附會蘇爾灘云云卽對太祖已平女直
之語而言作唐喀氏者稱中國爲唐而喀爲襯字與希
臘人叨伽司之音若合符節不必更生異議矣

又按遼史大賀氏今譯作達呼爾氏唐初契丹之稱至

武后時達呼爾氏微別部長果珍代之果珍滅部長泥
禮立迪輦紉里爲阻卜可汗更號遙輦氏至太祖受哈
陶汗津之禪而遙輦氏亡太祖姓耶律氏遼氏世紀世
表及近人所
著遼史紀事本
末載之甚詳然則契丹之稱大賀氏者僅數十年耳
西域必不沿是稱之也

趙新續琉球國志略簡率無可采惟記官制較詳其以
贊議官爲吟味官不可解其筆帖式官則效法本朝其
寺社又名理梵司則所設僧官也若邊關理官筑登之
官地頭代各大掟南掟西掟地頭代各以
下皆土官或因其名
或用其國語今其國已亡存此一編亦略見小邦之制

度矣又吟味官日本佐原希元言當作查辦解其法律
官亦爲吟味官或琉球與日本近用吟味字義相同歟
希元又言琉球語惟與薩摩略近餘則迥異以兩地人
往來甚稔故也

日本菊岡沾涼近代世事談云琉球有訓語文字五十
字不見文字不能得其意義是琉球文字與日本迥然
不同重野安繹沖繩縣志序云琉球髻簪髻須仿漢裝
獨其國名用邦語語言文字同我邦俗世之說琉球者
曰源爲朝航海而子孫始王島津氏出師而朝貢乃通
殊不知彼以天孫氏爲開國祖實爲我皇孫源爲朝特

承其餘烈而已重野之言顯與菊岡異趣恐琉人自言所始正復不然耳

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尤赤補傳云孛兒台被掠時孕已數月比歸尤赤生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故名曰尤赤自注云此據拉施特阿卜而嘎錫案汪罕茂兒乞皆與太祖所居不遠計被掠至歸不過數月如西書所云則龍種更無疑義然秘史敘此事端緒分明其後又有察合台一言爲證遂成疑案雖太祖亦噤不發聲欲斥祕史而從西書苦無他書可助專從祕史又恐誣讖興王兩存其說庶乎其可余案祕史記孛兒帖事惟被

擄後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爲妻較西書爲詳耳餘

亦無甚異同

西書言孕已數月實較秘史爲備

元太祖之求救兵於土

罕也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則事隔一年之言也及平蔑兒乞後帖木真札木合兩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據此則合兵平蔑兒乞當在八九月間其被擄實未淹久至察阿歹詆拙赤時下文記太祖語云如何將拙赤那般說安得謂噤不發聲乎文卿讀書未審妄生疑竇不必兩存其說也

涅槃經梵行品云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梵天自在

天八臂天性時微塵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按造化主卽西人所謂天主矣又婆羅門見帝釋來稱以天主弘明集卷五桓君山論形神云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卽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鉞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又云鑿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歷鑽杜詩物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卽用此

意

引山又云人之養性如彼促脂轉燭者尤爲轉燭二字之所本

中國帝王之信佛教者始於漢明帝而盛於梁武帝至唐之武后明之成祖則皆以慘酷負咎之故而欲求懺悔於佛者也中國帝王之信天主教者或云始於元定

宗

見洪文弼元史譯文補遺

而繼之者明莊烈帝

見文秉烈皇小識

然未譯

其書未見於政事則未知信其教者若何也若

大清

聖祖之用天主教人而但采其歷算

世宗之深通禪

學而不雜於治術其斯爲用中於民者歟

又接近譯交涉紀事本末教皇遣使往懃勒勸令存心

慈愛庫裕克可汗

庫裕克元定宗名實貴由之轉音

覆書云來書云我

等應受洗禮以作耶穌教中人是言殊屬不合爾我

種類各殊何得強我等爲汝教中人又云爾西方人民

僅知以其督教爲重而於其他各教一概藐視亦殊非

有國家者之所爲是定宗之不信天主教具有明文迨

法皇魯意第十一遣羅勃魯奎斯使元時則定宗已崩
更無從入基督之教西書殆因其覆書有云爾知我國
亦崇奉上帝故附會爲說洪侍郎不察而采之誤矣

墨子非樂上篇曰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
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
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
予之不敢以爲憾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余按
呂覽察今篇云舟車之始制也三世然後安之蓋當時
不獨以爲奪民之利且厚斂以成必以爲媵民之財也
凡勸工之事非國家竭力維持之未有能濟者也

天下萬國或君主或民主或君民共主論者紛紛莫定其是非夫君有無限之權則民或受其荼毒民保自主之權則君必等於贅旒即君民共主之國亦權歸執政而已蓋爲民所共仰則可以上侵君權爲君所重任又可以下侵民權惟議院廣樹私人而是非聽其予奪矣綜斯三者不能無弊且國之樹立必資於法法之行否莫要於刑小刑所不能懲者必威以甲兵此史記述古之義所由以律志合於兵志也其執兵之大權者非有戰勝攻取之略安內禦外之功則不能久任有其才其功而久任則威可以逼上而力足以制下故可以變民

主爲君主亦可變君主爲民主焉蓋國勢之所趨一由於議論之既成一由於威權之所湊實則伊古以來兵主卽爲國主固自然之理必然之勢也孟子曰民爲重君爲輕葛稚川述鮑生之論曰有君不如無君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虐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也抱朴子外篇詰鮑第四十八是民主之說中國亦久有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蓋失其禮樂征伐之權則有君亦如無君矣白虎通曰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又曰五

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其斯爲
君主之至道也夫

德國伯崙知理國家學卷二曰近世行公權普及之法
法國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始設此法而璽西德意志北
美合眾國相繼行之方今民權張皇幾極其盛此法不
唯最適時勢且所益亦甚大能將闔國一切社會并民
人之心結諸國家使知國家爲何物與已當盡於國家
之責由是議員之權力益強國家之威力彌盛也夫公
權普及元不適于君主國然就各國實迹驗之不見其
助長民權使之逞勢卻見其裨補君權不淺此則言民

智既開民權之有益也

梁釋寶唱經律異相卷一云虛空雲中有時地大與水相觸有時與火風等大相觸水火風大更互相觸皆生虛空雲中雷聲又云電有四種東方名身光南方名難毀西方名流炎北方名定明何以虛空雲中有此電光四方之電又其相觸有此光起並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是釋家言雷電之理與王充論衡之說不甚相遠其電有四方異名者猶史記律書不周風明庶風之類耳

論衡雷虛篇云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何

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按激射而火出卽阿舍所謂相觸光起也史記天官書曰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

白虎通姓名篇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按此以二名爲無定名猶後世之隨宜更名也元言武庚乍名祿甫卽改名之證與公羊異義似較得經意

傅維麟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其體例之不善四庫提要論之然其敘傳自稱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

家乘文集碑誌得二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明朝實錄
考訂同異則其所得亦必有出張廷玉王鴻緒之外者
又云奉 簡命纂明史列局分曹不能悉窺全冊又止
采實錄嚴禁旁搜則當時修史之弊亦略可知也維鱗
文俗識淺要未足爲良史至如學校有志不入於選舉
士田有志不併於食貨雖前史所無後世殆必有用之
者矣

新譯交涉紀事本末云考知經傳內伊塞阿稱華夏之
地爲西甯西人稱中國爲采納又古稱爲剌哀那或稱
塔哀那或稱僂哀那音韻辦法雖不同均指中國而言

古史云塔哀那城在極東約與西哀相近亦殊難信此
一大城前在亞細亞洲貿易之西人較以後著書之人
先知其詳彼時又稱中國爲西爾利司此稱東前於僂
哀那凡臘丁國記載之士均專稱中國爲西爾利司因
中國與臘丁其時已以絲相貿易也西爾利司僂哀那
雖均指中國惟西爾利司則專指中國北部米拉以爲
其國介印度及西鐵安間托勒密稱中國曰西利司稱
其都城曰西爾臘又通稱之曰西尼猶中國不知不列
顛英吉利同爲英國也托勒密云自波斯至拔克脫利
阿以抵西爾臘道阻且長須歷高山峻險之途幾及一

年又羅馬國書中云西爾利司廣大蕃庶之國東至於大洋以地球不能居人爲限西至於伊毛司及拔克脫利阿按此文疑西爾利司以絲得稱與近人疑支那以盜得稱同一誤說且卽據此書上文而言其稱中國爲聽時已知中國有極好蠶絲矣余謂聽者天之轉音漢書匈奴稱中國爲天漢是其證西甯塔哀那利哀那西爾利司之類皆秦字之轉音特有舌頭舌腹之異譯耳拔克脫利阿蓋卽拔克達山

明譚希思大政纂要卷四十五嘉靖二年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禽之巡撫張嶺巡按涂敬以聞都

察院覆奏上命就被誅戮梟示此泰西與中國交涉要
事夏謙甫作明通鑑采摭極博於此事乃獨失載當由
未見此書故也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十五卷武后天冊萬歲元年奉勅
撰沙門明佺序云謹按梁朝釋僧皎釋僧祐釋寶唱隋
朝僧法經等所撰一切經目錄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
所撰開皇三寶錄唐朝僧道宣所撰內典錄等已編入
正目大小乘經律論并聖賢集傳合二千一百四十六
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其後唐朝至聖朝新譯經論及
有雖是前代舊翻而未經入目者并雖已入目而錯注

疑僞審其詳校事須改正者前後三件大小乘經律論
合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六卷悉依明旨咸編正
目今新入正目及舊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并聖賢集
傳都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按智
昇開元釋教錄云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歲次丁
卯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
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
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并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
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蓋智昇總括羣經錄別分乘
藏錄區別較嚴非有佚脫也惟開元釋教錄卷十七以

此書爲沙門儉等奉勅撰儉字當是佺字之誤又此書
卷末題校經僧名有翻經大德中大雲寺都維那某
縣開國公玄範翻經大德佛授記寺主昌平縣開國公
德感翻經大德大福光寺都維那豫章縣開國公慈儼
則武后時封爵之濫不足異也

唐釋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云沙門般刺密帝唐云極
鼠中印度人也懷道觀方隨緣濟度展轉遊化達我文
那乃於廣州制旨道場居止眾知博達祈請亦多利物
爲心敷斯秘蹟以神龍元年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
日辛丑歲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

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十卷烏菴國沙

門彌迦釋迦

擇迦稍訛正云
鑠法此曰雲峯

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

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
寺沙門懷迪證譯其僧傳經事畢汎舶西歸有因南使
流通於此按今本彌迦作彌伽又不題懷迪名較唐時
已訛略矣惟此經在灌頂部之一品故今日西藏僧流
或未之見要不可因章嘉國師一言遂疑此經之依託
且隋法經眾經目錄以隨願往生經藥師經梵天神策
經仁王經寶如來三昧然占察經梵網經五苦章句經
安宅神呪經遺教論等並編疑偽而智昇開元釋教錄

辨之云隨願往生等三經出大灌頂仁王等七經並翻

譯有源編爲疑僞將爲未可卷十然則大灌頂部法經

且猶未檢况邇日之喇嘛耶惟因澄經一卷智昇以爲

此經近出不悉何年且弘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

謬豈假具知年月此則特設疑辭宜滋後人之疑議矣

至元法寶勘同錄卷三有回覺經不言舊本闕是留本亦有之非僞經也

又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五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唐循州沙門懷迪共

梵僧於廣州譯注云蕃疑并辨入藏又云蕃本闕然則

元時合台薩里齋牙答思諸僧已頗疑此經矣惜折辨

之詞錄中不載

錄中如金剛智不空所譯密宗之書
蕃本闕者甚多亦不獨楞嚴一帙也

又按法寶勘同錄大般若經總二十萬頌西蕃本唯有

萬四千五十頌比漢本少三萬五千九百五十頌大乘

地藏十輪經十卷

第十三
分八品

大方廣十輪經八卷

一十二
五品

經同本異譯其第十四分本在西方未流於此蕃本亦

無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與蕃本對彼經稍少是漢

本有而蕃本無漢本多而蕃本少歷歷可數又華嚴經

蓄本從漢本譯大般涅槃經未見蕃本彼云對同是蕃

之傳經每後於漢蓄之有無不足定經之真偽也晉鳩

摩羅什所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帛尸梨密多羅所譯大

灌頂經北齊那連提耶舍所譯施燈功德經唐不空所
譯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又鳩摩羅什所
譯大智度論皆以蕃疑折辨入藏是其所疑亦每有不
必疑者矣

續譯經圖記沙門那提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

烏伐耶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按此唐人譯

以布如烏伐耶訛略則云那提殆不可解西晉往執師
域記各國名亦多此類俟見通竺文者攷之

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遊化承支那東

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

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

按此南佛教之入中國者贍洲蓋指南洋而言以其地
爲南贍部洲也又云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
藥開元釋教錄云南海真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思見
其人互相牽率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
自採取下勅聽往返亦未曾有然則唐時求藥亦適爲
真臘所欺不異采桑甚於東海矣

元人稱僧爲吉祥錢辛楣以至元法寶錄證史固爲得
之余按錄中有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三卷宋西夏三
藏智吉祥等譯是元人用西夏舊制大明三藏法數卷
二十五云薄伽梵六義

出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五吉祥義謂如來

既具勝妙之德故一切世間讚歎供養者亦獲吉祥故

曰吉祥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八云天聖五年二月僧

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

按亦見佛祖統紀巨力長者所問經題宋西天同譯

經寶法大師賜紫沙門智吉祥等奉詔譯

宋史王欽若傳欽若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繪于廊廡是道書有藏在北宋以前蘇東坡集亦有閱

道藏詩

邱長春西遊記卷上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按元太祖雖以神仙稱長春而有元一代詔書稱道士

爲先生卽本諸此

純常子枝語卷二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萍鄉文廷式撰

孔穎達傳劉煦唐書云字仲達新書云字沖遠案歐陽文忠跋唐孔穎達碑云碑于志甯撰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敕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沖遠可以正傳之繆六一題跋卷五然則新書正用唐碑後人以金石考史文忠且據金石以脩史矣且以知列傳中亦有歐筆不盡出於景文也

酈道元水經注引書之例於撰書人名隨宜而舉如應

劭或稱應仲瑗杜預或稱杜元凱謝靈運或稱謝康樂
郭頌或稱郭長公是也然於先儒如孔安國揚雄班固
服虔馬融鄭元王肅諸人無不直舉其名卽後魏大臣
如崔司徒者雖兼舉其官亦未嘗不稱爲崔浩而獨於
郭璞所注爾雅山海經及所撰江賦全書引之者不下
百數十條皆稱郭景純而不斥其名如庾仲初袁山松亦不言廣謝袁崧然引據無多蓋未嘗不在敬仰之列然則謂水經爲景
不在在此例純所撰固未必然謂道元此注爲述景純而作固無不
可也且景純所箸書善長皆及見之獨其所注水經善
長顧未之見何耶

酈善長北人也然水經注所引書則多南人箸述西晉

以前無論已東晉以後如伏韜

卽伏滔

北征記袁山松郡

國志袁宏宜都山川記庾闡揚都賦注郭景純爾雅注

山海經注孫盛魏春秋晉陽秋晉灼漢書注干寶搜神

記晉紀葛洪抱朴子神仙傳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孔衍春秋後傳俞益期交州牋遠法師廬山記羅含湘

中記王隱晉書戴祚西征記釋法顯行傳徐廣史記音

義郭緣生述征記伍緝之續述征記臧榮緒晉書雷次

宗豫章記庾仲雍江水記范泰古今善言范蔚宗後漢

書劉澄之永初山川記鄧德明南康記王歆之始興記

周景式廬山記謝靈運記

謝靈運記詞水篇引之記永嘉事俟攷

劉敬叔

異苑郭仲產襄陽記孫暢之書記畫記沈約宋書王智

深宋紀之類不下數十種其但引書而不著撰人名氏

者如嵇氏譜益州記湘州記尋陽記南越記林邑記交

州外域記錢唐記東陽記武昌記荊州圖副記吳地記

江東舊事之類大抵皆南人書也又如孫綽之孫登傳

王彪之之廬山賦謝靈運之山居賦

鄴誤作記

吳均之劍騎

詩劉道民謝莊之詩並見採錄而北方之典籍則僅車

頻秦書田融趙記國朝十三州志地理志

穀水注引關驪地理志

段國沙州記伏琛齊地記晏謨齊記

伏晏無可攷姑列之北人

崔浩

西征賦注其不知撰人者則魏土地記浮圖澄別傳河
南十二縣境簿燕書秦州記東燕錄陽氏譜敘鄒山記
三齊略記漢中記中山記嵩高山記寥寥十數種而已
豈南土之載籍較易流傳北地之圖書轉難甄錄乎是
以元朗釋文多用江南之學冲遠正義不重河北之傳
揆厥由來非無故也豈獨世主好尙足以轉移風氣乎
水經注記古人遺蹟如呂望釣溪重華陶地堯陵周墓
傳記紛如固由古籍異辭益微甄采之博易水注云遺
聞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善長固自言其
例矣凡誌地理者不可不師此意也

漢書王莽傳記莽之敗特詳其日月云十月戊申朔二
日己酉三日庚戌六日癸丑既書其干支又記其日數
所以使閱者動目不厭繁複也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
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
干支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
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
孔子廟碑云建甯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
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
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
春秋是也自注云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

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亭林所引漢碑皆在班孟
堅後則偶失檢耳然記事之體但記干支有不如但記
日數者水經穀水注記石人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
二十三日大水迸瀑云云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
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又云東晉惠帝造石
梁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云云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
是金石文又一例也

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敕讓充國曰
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亦不言

子甲

朱子語類九十一云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漢初猶立

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李文貞榕村語錄二十七云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
浹進言亦易畏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
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
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余
按尊君卑臣本法家之學非儒家之學故朱子再三言
之文貞當康熙朝而能述朱子之說其意固當有在也
唐釋法琳辯正錄第八引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
目錄云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按李暹以文子爲辛鉞
國屬非是修靜以文子爲文陽亦未詳所本也又崇文

總目修靜東晉道士隱廬山據辯正錄及義楚六帖知
修靜宋人蓮社高賢傳修靜吳興人少爲道士置館廬
山蓋崇文總目所本

宋董南切韻指掌圖序云陸慈李舟之切韻按倭名類
聚抄屢引陸詞切韻陸詞蓋卽陸慈李舟切韻倭名類
聚抄亦頗引之桂馥札璞六云集韻每引李舟切韻案
徐鍇說文韻譜徐鉉所加切音卽李舟切韻舟建中初
爲金部員外郎嘗兩奉使宣諭劉文喜及梁崇義者也
舊唐書經籍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李仲約侍郎注撼龍經不詳貪狼巨門等星名所自始

每以爲憾近檢閱大藏經唐大興善寺翻經院灌頂阿
闍梨述北斗七星護摩祕要儀軌云啟詞曰至心奉啟
北極七明娜羅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等
星其七星之名並與撼龍同是楊筠松之所出又金剛
智譯北斗七星念誦儀軌亦云佛告貪狼破軍等言至
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與梵天火羅九曜北斗之名並
同唯皆屬祿命家言與楊氏用以相地者其術稍異宋
張子微撰玉髓經云予不取九星以立名之外而取吉
凶之義尤謬蓋以貪巨等名爲不雅馴而增輔弼二星
與貪巨祿文廉武破而爲九又所謂華梵雜糅者也然

亦兼用五行汪宗沂注撼龍經以爲當出易斗圖按蕭
吉五行大義卷四引黃帝斗圖云一名貪狼子生人所
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
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申辰生人所屬六
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斗圖雖
見隋志然依託黃帝其名必本於釋家惟斗圖以貪狼
屬子而龍經以貪狼屬木斗圖以廉貞屬水而撼龍以
廉貞屬火又其鉅異者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馬融注
尙書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
法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

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
謂太白也則七星與五星正相應楊氏之九星與五星
不甚相遠蓋用尙書舊注之義又陶宏景周氏冥通記
云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是筠松言九星本梁以
前舊說漢書李尋奏記曰輔湛沒張晏曰北斗第四星
旁一小星曰輔是輔星隱曜實漢人之說舊說素問太
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溷九
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而輔弼隱曜亦遠有
所師承子微以此譏之亦適見其涉獵之未廣矣

楚辭注曰

劉向九歎曰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九魁北斗九星也又在宏景之前

漢書王吉傳上宣帝疏言得失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余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則雖名爲一統實不啻分爲萬國恩愛寢薄則其情不聯詐僞萌生則其氣不固由漢以來日甚一日氏羌胡羯遂得迭有中原無他不能同風其貫階之屬也故春秋大一統之義卽所以維中國也

唐釋宗密金剛般若經疏論云禮對曰唯野對曰阿二語不知所出當是老子唯之與阿之舊注也

東晉仕族王謝並稱沿及梁陳猶相競爽及覽唐書列傳則王氏太原琅邪兩族尙有傳人而諸謝風流俄然已歇文苑謝偃又非本姓隆替之由不可詳也惟杼山皎然詩篇儁麗釋贊甯宋高僧傳云皎然姓謝名晝康樂侯十世孫好爲五雜俎篇用意奇險質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所箸呶子十卷惜已不傳又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云姓謝氏會稽人卽東晉太傅安之後秣陵記曰南澗竭謝氏滅

見釋皎然早春書懷詩自注

豈其驗歟

王貽上隴蜀餘聞云門人陳戶部子文

奕說所見數奇

姓算

真定香山人

吳音

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

斬姓余按吳模香九齡皆古之名
人惟算姓稀見耳斬姓桂未谷以爲必出唐人改惡人姓名氏族不當有此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第一云譬如池中雖有種種噀鉢羅等眾妙蓮華若日月光不照觸者則不開發出種種香要日月光之所照觸乃得隨類開發出香是日光能益於草木天竺已有此說張壽浯農學論云樹木花草五穀欲其生長茂盛必多藉太陽之光力受太陽之光力若干則必有若干之體質變化故西國農家必以

寒暑表攷察地土所受之日力及其存熱之度云按傳蘭雅

格致彙編言電光亦能使植物增長故知月照亦當有益特譯書未備中國農學家亦未能研究及此耳

陸桴亭思辨錄天道類云日爲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卽隨之生南至而爲冬北至而爲夏夏則物生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不毛矣遠日故也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二云猶如初日光能感羣乳牛增出甜香乳日光能增牛乳此當問之化學光學家矣

唐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注云雞貴者西方名高麗

國爲俱俱吒醫說羅俱俱吒是雞醫說羅是貴西方傳
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又義淨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西方喚高麗爲矩矩吒醫說羅
梵語也俱俱矩字異

宋孟琪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肋

按卽木華黎

止有一

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按不
剃婆焦蓋不肯用縮髻之制只裹巾帽則慕華風也元
黃潛拜住碑高祖孛魯爲木華黎之子豈卽袍阿歟

鄭所南心史卷下云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三搭
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卻析兩

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按此可攷元人剃髮之制其合辮爲一拖垂衣背者則與滿洲制度相同至不狼是蒙古語所南就文生義未得其實不狼兒者卽淨髮須知之鉢浪川也

元張德輝塞北紀行云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與所南心史所記虜主衣裘之制亦合

留青日札云宋濬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鵝角南昌彭光鼎閒處光陰云從前男子蓄髮亦非生而蓄

之白傅詩云膩鬢新胎髮是也但不知惟鬢此一次抑似今之女子至數歲才全蓄嗣讀宋王暉道山清話云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幘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鬢頭撮數小角兒乃知竟如今女子之例也東觀漢記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鬢之蕩然無所復附然則鬢髮亦古有之事法蘭西人東遊隨筆云華人四周之髮剃去類突厥回種余疑古時雖有剃髮事而剃四周髮必始於元世

宋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云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菜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菜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菜豆是否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菜豆御詩

藝文類聚瓜果類引廣志已有燉煌瓜然則西瓜入中國似不始於五代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不載西瓜後讀五代胡峤陷虜記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峤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此說殆

未足據

任昉述異記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
張騫始於西戎得之隋志地理類有張騫出關記一卷
英吉利人赫胥黎天演論云由印度漸逸以西希臘猶
太義大利諸國當周漢之際迭爲文明之邦說者或謂
彼都學術與亞南諸教判行不相祖述或謂西海所傳
盡屬東來舊法引緒分支二者皆未攷其實平情而論
乃在二說之閒蓋歐洲學術之興亦如其民之種族其
始皆自伊蘭舊壤而來源遠支交新知踵出理可思也
余謂底摩革利都游印度巴西諸國而後創萬物皆具
同式原質微點之言亞歷山特破巴比倫時亞利斯多

始受日食表於嘉臘則希臘學術其藉資於他山之石者多矣不相祖述之言何其褊歟

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宋葛洪涉史隨筆云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卽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按氣類本卑蓋若唐道州貢矮奴之類然陽城論奏已云但有矮民無矮奴矣

白氏諷諫七德舞篇自注云貞觀二年大饑有賣男女者詔出內

府金帛盡贖之以還父母是唐太宗亦有此事惜行之未廣耳近者歐洲諸國英吉利禁掠賣黑人爲奴俄羅斯主出帑偏贖奴婢數十萬悉爲平民皆可謂仁政有中國英主之風者也

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七云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女永爲奴婢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母初無罪

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元人待民如此宜其國祚之不長也

德國李伯爾行軍訓戒云以人爲奴屬律例不屬公法羅馬律曰以天理論之世人本皆平等是以奴僕逃入他國歐洲國法恆以自主處之若敵國所蓄奴僕或被我兵拏獲或自逃來歸卽作自主論彼國或舊主皆不得藉端索還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又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王伯厚攷證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卽張衡所謂海

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以
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粲然其
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按李淳風乙巳占錄
古占書目尙有海中占開元占經亦引之並無奇辭奧
義然觀星者必於海中乃見其全且驗測海里得知遠
近西漢已有海占之術則當時遠泛溟渤已有其人且
能仰測天文要非淺識蹤跡茫昧文獻莫詳徒令人發
思古之幽情耳

又按史記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然則漢
志所錄海中星占者殆僅占四海之內而非海人之占

歟二十八宿國分皆就中國言卽所謂不占四海之外也書脫簡絕姑設一通以俟後人

方以智通雅卷十一云天官書晉注甲乙主海外以遠不關中夏事故不占智按漢藝文志有海中占豈漢時亦有言海外星者中國置之甲乙科而不問邪

元微之和樂天送客遊嶺南詩自注云交廣閒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圓規度外星辰至眾大如五曜者數十皆不在星經按此卽由交廣渡海至南洋各島者所見也以此占星則海中占矣

宋釋贊甯高僧傳譯經篇論曰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

譯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言爲一例重譯直譯爲一例
羅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直語密語爲一例
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卽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
字如佛曾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譯卽諸經律中純華言
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尸~二字是第二胡語梵
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
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
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豎讀同震旦歟至吐貨
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
試國音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

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
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互既
遙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
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
彥踪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彌天謂釋道安符佛地
而合阿舍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
宣公謂道宣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暗黑容即定
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
露之蟬嗜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旣云西土有梵有胡
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爲梵不析

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爲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爲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爲梵所謂過猶不及也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竺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疏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尙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齋夾牒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

如覺明口誦曇無德律中有和尙等字者是四二非句
卽齋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麤言細
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
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
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
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
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
二唯細非麤如法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
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
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卽麤言也四二非句闕第

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卽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卽典正麤卽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頭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渾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爲直涉真爲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爲惡口性以惡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爲菩薩所知彼岸也旣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爲眾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卽同善惡真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

呵婁

目數數
得定

鬱婆提

目生起拔
提弃背

婆羅

目眞實
離散亂

此諸名在

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邇來廣譯西書藉開學術譯

人淺陋多所牴牾宜明條例庶宏攷鏡唐釋彥琛辯正

論云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昧彼學薄閱蒼雅籀譜篆

隸不昧此文

見釋道宣續
高僧傳卷二

斯誠足以垂翻譯之式矣

野錄云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甯
撰高僧事略十卷進呈今不傳

宋葉少蘊避暑錄話

卷下云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

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

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

摩按南無譯言敬禮也南字亦
有音無義此說附會非是

後漢趙王英傳伊蒲塞

之僕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尙訛何況語乎余按優與伊一聲之轉天竺身毒音近非訛少蘊蓋知胡梵之殊要足助贊甯張目也

又按史游急就篇竺諫朝唐顏籙注云竺氏本天竺國人也來歸於漢而稱竺氏天竺卽身毒亦謂之捐毒漢有竺次者卽其人焉是漢時天竺人來中國且入籍受氏矣葉石林以爲佛語未至中國或未必然

大唐西域記云狼揭羅國西北至波刺斯國注云舊曰波斯略也按唐人譯西域國名大抵從略如石國曹國

康國之類皆以一字爲稱蓋取便文字兼易記憶且略其半音適合中國聲理未可以後人之詳議當時之簡也洪遵泉志卷十二云按西域記波利斯國舊曰波斯貨用大銀錢戶課賦稅人四銀錢然則波斯波斯一也唐史云波斯居達邊水又于他國旁出云波刺斯治蘇刺薩倘那城賦稅口出四銀錢二書所載口稅同而史氏不於波斯國表見豈誤以爲二國耶

大清一統志卷四百二十四云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按文萊爲巫來由對音字唐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南海諸洲有十餘國從西數之有

婆魯洲末羅遊洲卽今尸利佛逝國是婆魯卽婆羅末
羅遊卽巫來由之對音蓋本二洲地特最相近同爲巫
來由之種人耳

一統志又云南渤利在西南海中自古不通中國相傳
自蘇門答刺而西順風三日夜可到其國境西北有山
甚高峻曰帽山山西大海卽西洋也番名那沒黎洋往
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按島夷志略云地當喃啞哩之
要衝大波如山動盪日月望洋之際疑若無地民居環
山喃啞哩卽那沒黎之對音民所環之山卽帽山矣王
圻續文獻通攷有帽山卽此地明史稱其風俗朴實島

夷志略則謂其俗尙剽掠蓋貢使之言但述其美矣
又麻葉鬻一名麻葉凍按嶼夷志略作麻逸王圻續獻
通攷述其風俗卽本汪大淵書

祝允明野記有西瀾卽今所謂錫蘭古師子國也

杜樊川懷鍾陵舊遊詩云連巴控越知何事珠翠沈檀
處處堆王介甫送程公闕知洪洲詩亦云沈檀珠犀集
萬商輪瀉交廣流荆揚是江西於唐宋時爲商賈匯集
之所沈下賢集卷四郭常傳云郭常饒人業醫居饒中
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
于饒者病亟請常常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

酬錢五十萬是當時海舶之人且徧達內地矣自明時嚴海禁此等風氣後來殆未有知之者

宋徐度卻掃篇卷下云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矣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爲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審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爲然時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獨以爲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爲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攷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眾莫能奪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云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

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楊炎變
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
見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至宋未減庸調於租內而復
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
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有明兩
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
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
均徭里甲土貢願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
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
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

容齋四筆卷十二云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侍讀侍講職在說經以動人主故近時請復日講之奏時時有之格而不行大臣之過也然余觀宋陳善捫蝨新話卷六云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籩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啟曰

官家孔子教書也須要錢上大啞之如此之類匹諸僧道爭論倡優諧謔將何以異程伊川任崇政殿說書請復坐講誠大儒之卓識且以救當時之弊習也 湘山

野錄中云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魏公曰在王者言之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櫻按是優字之說 曰至於聖師誨人尙得少物況餘人乎侍筵羣公驚愧汗浹據此則安國但嫌語朴其講孔子教書也

要錢者乃別一明經也與捫蝨新話所聞略異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云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琯玉問何義講官答曰人臣卒給之琯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此又不仁之言錄之可爲後世人君之戒

邵廷采思復堂集倪文正公元璐傳云故事講義撰自講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講用催科賦額箴切時政溫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改公不可時上意向公一日講說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怫然以手抵書盡几端叩首上視公徐申正義音吐弘亮卒

霽容受焉案取裁內閣制法未善文正則能舉其職者也

唐貞觀閒敕撰羣經正義其時鄭虞二氏易韓詩馬鄭尚書服氏左傳猶存而用僞孔書傳王輔嗣易注後儒所不概於心者也然觀魏文貞羣書治要其書成於正義之前而所錄經注各家悉同沖遠知一時所尚如此非出太宗獨斷也余閱張懷瓘書斷云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著壁易壁韻語猶有漢書是韓詩鄭易當時悉不通行而撰定諸儒方以爲用長棄短矣

翟鏞藏書目錄卷三元劉貞仁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
義八卷案皇慶詔書詩以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
易以程朱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此載湖廣鄉試
考官彭縣丞士奇批聶炳文云習詩書者之於朱傳蔡
傳宜必在所熟講然求其合者甚少此卷雖不盡合蓋
鐵中之錚錚者其去取如此宜古注疏之遂廢矣余案
元明經學尤遜於宋此亦得失之關鍵也

文信公上宋理宗書云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
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
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

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如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去處猶言他所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按此信公欲復坐論之禮也

呂成公麗澤講義曰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一曰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卽位之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爲

故事案君使臣以禮不坐則不得爲臣大臣既卑則君亦不足以爲君藝祖此舉乃朱溫之所不爲其後不嗣宜矣葉石林避暑錄話謂范魯公質謙慎隱晦只如羣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是失宰相之職者自范質始然豈非窺藝祖之意旨而爲之者耶

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二十五曰陳文忠爲樞密一日忽有中人傳召入禁中已有數人先至立廷中繼至者凡七人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而已良久乘輿自宮中出

宴具甚盛捲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
忠之座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
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者至
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
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堯叟等皆趨下稱謝
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是宋時君臣尙有曲
宴敘坐之事非直奴僕視之也至蔡京所記太清樓特
燕見揮麈餘話卷一雖亦賜坐然君臣之閒凶德參會又不足

紀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一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

用胡服窄袖袷緣短衣長鞞靴有鞞蹀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鞞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帶衣所垂蹀蹀蓋欲佩帶弓劍帔帨算囊刀礪之類後雖去蹀蹀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蹀如馬之鞞根卽今之帶銜也天子必以三環爲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鉤尙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幘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頸上令曲折附頤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腳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腳本朝幘頭有直腳局

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腳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腳蓋兩腳繫腦後兩腳繫頰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頰下兩帶遂爲虛設朱子語類九十一云革帶今有勝子古人卻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鑄燧之類結放上面今之勝子便是做他形像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論衣冠異制云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羅離後周以三尺阜絹向後撲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腳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珠帶六合靴

原注云起於後魏

次用桐木

黑漆爲巾子裹於幘頭之內前繫二腳後垂二腳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幘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開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幘頭也三代皆衣襜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品服此條俟攷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服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按沈存中以爲多沿於北齊此書言沿於後周下加襪隋志云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襪唐高宗朝給五品以上隨身魚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竝金帶深淺綠服竝銀帶深淺青

服竝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以下文官帶手中

算帛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

七事跣

原注佩刀子刀子磨石契苾真踐履針筒火石袋也按跣即筆談之蹠踐開元初

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阜下加襴前繫

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爲直裰原注

禮記備行篇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以前

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按此未必然伊尹以草爲之

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

衣袍者宜穿阜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

靴靴

邵伯溫聞見錄卷十七記熙甯初洛陽老人党翁事云
戴卷腳幘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

陶宗儀巾幘攷

見輟耕錄三十

云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

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廔以束髮冠下施

幘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

元帝額有

壯髮不欲人見加巾幘以包之見蔡邕獨斷

周公謹癸辛雜識別集上云茶褐黑綠諸品間色本皆

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

原注攻媿夫人行狀

鄭樵通志器服略云按玄中記旬始作帽晉志云帽名
猶冠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

冠因或裁纒爲帽目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得服之又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霑巾角折後周武帝建德中因制折上巾裁幅巾爲四脚又云用全幅帛而向後襍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襍頭

隋志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然未得舊制太和中方攷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至熙平二年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焦廷琥冕服考卷四云本周禮設司服之官而有山冕方冕火冕之名則非古六

冕制也遼史云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金史云

皇帝服通天絳紗袞冕偃舄卽前代之遺制

按前代謂北宋

元

史禮樂志憲宗二年三月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

冠冕祭祀志憲宗卽位之二年八月始以冕服拜天於

日月山按元太常集禮元時天子冕服悉與金同至元

十二年博士擬袞冕制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纁

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

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標襪裘革帶塗

金銀鉤釵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

成大綬閒施玉環三白襪朱舄加金塗銀釧大德十

一年九月照擬前代制度已擬其制未果造

隋文帝將改後周制度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後魏以來法度咸闕天興草創多參胡制周氏因襲不可以訓今采東齊之法云云然則宇文氏雖名用周禮實多沿襲後魏耳朱子語類九十一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

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云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襪被之襪同今譌音爲僕是宋時

多有誤音說文云幘帔也集韻逢玉切云帔也幘頭卽
帔首卽今包頭郝蘭舉證俗文云朱子語類唐人幘頭
初止以紗爲之後以紗輒砍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案
今朝鮮人紗帽狀類此

宋人朝衣內有襯衣無制度與今日同釋惠洪冷齋夜
話卷七云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衍對
曰是道衣哲宗笑之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云文潞公
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是宋人閒
居可著道服又卷十八云司馬溫公一日著深衣自崇
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又卷十九云溫公依禮記作

深衣冠簪幅巾摺帶入獨樂園則衣之常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俞蔭甫茶香室四鈔二十四云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張良傳老父衣褐師古曰褐若裘今道士所服是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太極真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褐通曰其外衣也今世衣直裰爲道服者必本諸此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裾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褰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

衣袴必以裘襲之正上衣下裳之制鄭箋以褐爲毛布
孟子許子衣褐卽毛布也張良傳老父衣褐疑亦謂此
史記無注師古注漢書乃有此解是褐有二說矣至上
衣下裳古之定制婦人連衣裳不異色見周禮內司服
注今則男女之衣適與古反觀晉時羊欣白練裘則晉
時猶上衣而下裳疑後來崇尚老莊故多著道袍至今
循之上大夫皆衣褐矣

邵博聞見後錄卷五曰程伊川說黃裳元后婦居尊位
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
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

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
川在元祐時以罷逐故爲此說以詆垂簾之政予不敢
以爲然余按伊川此傳乃非常之大義必非有恩怨於
其間亦不容以章句測也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曰
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夫東都馬鄧世所稱賢而范之所論不爲軒輊良史
垂戒又得以爲恩怨乎

范文正乞章獻太后還政疏云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
裳之吉象立說在伊川之前

湘山野錄卷上云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

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厯中朝廷百度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經譯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況鴻臚之設虛費祿廩恩錫用給卒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烏敢罷且又琛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示之方已按惟淨有景祐天竺字源或不知其事故摘錄之且知宋時鴻臚譯官頗藉資僧眾也

余據貞元釋教錄定景教爲摩西教已明白矣近閱明

天啟周李我存景教碑書後云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
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矩吻合而今
云陸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魁碑云娑彈則皆如
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
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畿
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
來故以大秦稱云余謂不曰陸斯而曰阿羅訶不曰大
傲魔魁而曰娑彈適足爲是摩西教非天主教之堅證
今猶太教猶稱天帝爲阿羅訶基督教則稱天主爲罷
德勒矣又明西洋人陽瑪諾景教碑頌正詮云彌施訶

吾主聖號也按彌施訶卽摩西之異譯攷之西籍耶蘇
曷嘗有此號乎其詮經留二十七部云二十有七乃聖
史四路加聖史一葆錄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鐸
羅宗徒二若望宗徒四達陡宗徒一是也亦牽合言之
未足爲據近譯古史卽舊約云梅瑟按卽摩西集款建堂
男獻黃金白銀女獻釵環珠寶其備祭器純金櫃蓋上
有純金所鑄克魯賓天神像兩對峙兩頭雙翼高舉此
殆碑所云鈿飾純精者歟其亞郎取女子所施簪鐲諸
金以鑄金牛蓋卽娑殫施妄之謂

又案艾彌略彌撒祭義云奉祭天地眞主之大禮西音

曰彌撒譯其意義乃獻之謂也余謂彌撒音與梅瑟似
近而別有意義不得因此附會又云蓋撒責耳鐸德品
稱之主祭則今日天主教中有司鐸名目乃用鐸德之義
或欲以論語木鐸說之誤甚

明西洋人龐迪我七克卷五曰輪迴之說昔厄勒祭亞
國亞德納城有彼達臥辣氏者始造爲之艾儒略論學
記亦謂釋氏拾其唾餘近譯赫胥黎天演論云輪迴之
說固亦本之可見之人事物理以爲推卽求之日用常
行之閒亦實有其相似譯人嚴復云三世因果之說起
於印度而希臘論性諸家惟柏拉圖與之最似希印兩

土相似柏氏當有沿襲而來顧歐洲學者輒謂柏氏所言獨標己見與竺乾諸教絕不相謀柏拉圖蓋卽彼達辣度今日論性諸家已不復盡詆之爲夢語也亞德納城近譯多作雅典城

艾儒略性學通述卷七云或問腦有四穴明列總知受相分別涉記之名西土聖賢必有所憑近按吾身實亦可會但心爲靈君萬念皆生於此從來諸子百家未可言腦爲涉記者卽今所云記心法

記心法本
書所論

不云記腦

明所記爲心且一像也而以爲心記又以爲腦記無乃政出多門乎答曰心爲靈君固也第所謂心有血肉之

心有知覺之心血肉居中知覺徧體中央方寸特其位耳其徧於百體者猶大君之無不皆攝也大抵有形之物非有形之具不足以覺之如目爲視具耳爲聽具鼻爲嗅具口爲嘗具身爲觸具豈記存獨無具耶若以爲心卽其具不但心失其尊而貯萬象於無有器具之具將何所受納耶據此則基督初入中國時特以腦爲記物之官而以心爲無形之知覺與釋典色聲香味觸法之外別有意識者略相似也

釋氏諸家如安世高支謙等皆以國爲姓余已得其說矣偶閱唐崔致遠康藏和尚之別傳云師俗姓康氏本

康居國人亦如法護月支人支氏吉藏安息人安氏所
謂因生以賜姓是也尤可依據疑鳩摩羅什之姓溼溼者
溼者或亦曾居迦溼彌羅不然則與塞種之塞爲同音
誤溼者異譯也

周官士師鄭注引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又夏官大
司馬鄭注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賈疏曰此據漢田律
而言是漢制恆依古禮疏又謂無自後射象戰陳不逐
奔走余謂此可見王者節制之師仁及敵人然後知不
重傷不擒二毛實軍禮宜然宋二王之後故襄公不欲
行霸術也丁晏佚禮扶微卷一云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軍禮同邦國有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禮漢藝文志禮家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司馬法已不能盡得更何論周之軍禮乎玉海卷三十九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亡失慨自戰國之世縱橫捭闔權詐百出而古之軍禮遂廢記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若無禮軍旅武功失其制軍禮之亡豈細故哉孔叢子有問軍禮一篇攷禮家多取之以其書僞託擯不錄僅載片語志慎也丁氏之言如此余欲采三傳及經典中所記軍事仁義之屬編爲三古戰例以補軍禮之闕用王政者或有取焉

王伯厚漢制攷卷二云周禮司服章弁服注章弁以韎
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
鄭韎爲赤色韋猶以爲疑故舉漢事爲況言伍伯者伍
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
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也

癸辛雜識後集云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
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
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雁行瑞紗爲之則知唐
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
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足異

也

郝蘭皋曬書堂筆錄卷四云帽上垂紅纓爲飾不知起于何時讀晉書載記六云石季龍子義陽公鑿鎮關中役煩賦重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季龍大怒徵鑿還鄴案石氏羯也其冠纓之制雖未能詳然大略當與今之帽纓相類但以用髮爲疑蓋石勒自以水德繼晉金行取其色黑故與余按今之帽纓以絲爲之者長不及尺士大夫衣行裝夏日則用羽纓以駝毛馬髮爲之然至長者亦不過一尺有奇若用人髮之長者爲纓則必至四五尺今所未見知羯

胡之制非今日所沿也

魏志太祖紀注漢末公卿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
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擬古皮弁裁縑
帛以爲帟以色別其貴賤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潛確類書引傳

子文與此同

余謂衣冠之制能知國容軍容之別則思過半

矣凡事取捷給者皆軍類也

王儉髻名解散時人皆慕之

見陸魯望和龔美酒病詩自注

是六朝男

子髻樣亦各不同

通志都邑略序云唐之末年博士朱朴獻遷都之議曰
古之帝王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周

隋所都我竇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
焉廣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竄鄧
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闕南則菊潭
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
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
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
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
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驚浮輕巧不可以都河
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彌愼狼戾未即可服襄鄧旣爲
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

都之極選也疏奏在廷無有是其說者然其論去已衰
之衰就未王之王則前此或未之及矣臣竊觀太祖開
基大臣無周公入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
前人不易其故靖康之難地勢然爾六飛南巡駐蹕吳
越朝曰行闕陵曰攢寢豈絕念於卜宅哉咸陽邾邠我
陵我阿湯湯秦淮一葦可至嗚呼江沱不足宴安也毋
已則採唐人之議取南陽爲中原新宅且以繫人望云
余謂太原高踞而肩背單寒江左雄深而門庭直露若
擬論都之賦則朱鄭所議實爲異代之奉春也已

李梁谿集議巡幸第一劄子云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

策以趨關中莫若取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宋高氣餒不信其謀而臨安一都遂視中原爲異域矣

唐蘇鶚演義云俗呼奴爲邦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禮邦字從半拜因以此呼之焦里堂易餘籥錄云半拜卽今

之半踞俗謂之打千余謂今時外官屬吏見長官多用半拜士大夫猶有以爲賤者蓋唐人之舊習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云正旦大朝會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光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裏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肩爲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製服緋窄袍金蹀躞弔敦弔敦未知何物俟攷皆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羶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羶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脊纏頭緋

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瓊並如僧人禮拜人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按此可攷見遼夏服飾其大使不用漢儀存其國俗最合通禮立左足跪右足則今日滿洲打跽之俗亦沿於遼人以兩手著右肩則今無行之者于闐國使妻男同來不知其妻亦與朝會否也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摠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友人陳慶筮引此與樂記武拜攷右憲左爲打跽之始余謂周官奇拜自當從鄭大夫之說奇拜謂一拜也黃元同禮說略云經有

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聘禮及雜記諸篇是也或祇言拜不言再者皆一拜也又云賈子容經篤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卽今之小跪杜所謂雅拜是也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是則雅拜者夷禮也通典卷一百九十二于闐國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是與高麗略同余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雅跽蓋卽曳一腳之謂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八云優波離胡跽合掌右膝著地亦卽其事李崇賢云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似誤

容齋三筆卷三云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
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
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
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
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
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
得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
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金人之苛待士民
如此然國亡而爲人奴固不能自主也宋王溥五代會
要卷二十五云周顯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統如有將良

口於番界貨賣者居停主人明知賣與番界不告官者亦請處死能君天下者豈有聽其民人爲外國鬻賣凌虐之者哉元徐大焯燼餘錄記宋亡後元人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卽蒙古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童女惟所命自盡者不知凡幾是國亡而殘黎之苦有過於奴僕者禮親王昭槩嘯亭雜錄卷二云 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爲奴隸 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光遠統之 太宗之仁邁金元矣

韓昌黎文士耳於天德王道大本原處往往失之其元

和聖德詩云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
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攀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
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噫酷刑虐政下及婦稚乃
津津道之以爲聖德耶蘇子由以爲李斯頌秦所不忍
言而張南軒猶曲爲之說謂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
夫藩鎮之禍與唐相弊矣豈退之極寫慘毒之刑所能
懾乎

韓昌黎集卷四十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云右準
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
日檢贛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

計備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云云此則唐律之善而昌黎能奉行之且由袁州一處而推及天下請悉放免眞儒者之宏識也

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李注引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按此泰山治鬼之說之所本

唐荊州玉泉寺恆景傳釋恆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元二十二年敕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從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又云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

中華古今注云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俞蔭甫云此乃婦人衣裳不連之始

法書要錄右軍書記云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俗語豈有此理四字出此

唐京師西照寺圓明傳德宗建中元年五月僉定四分律疏草畢六月望敕依國子監大厯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

宋高僧傳第十

五 是唐時進書有一定字樣也

唐藝文志有由吾公裕葬經一卷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有陳櫟希姓略一卷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